時代日報

中華民國卅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第七八九號（今日一張 每份二千元）

內政部登記證京滬字第○三五號 中華郵政登記認為第一類新聞紙 上海郵局執照第二六四四號

發行人 匯開其 時代書報社出版

營業部 上海英語斜弄六號 電話一一〇三三一

編輯部 成都北路九七三號 電話三五二八七號

上海雜誌聯合發行所

專為本市讀者創設

門市部 內容

圖書雜誌，自由閱覽，另售八折優待

地址：上海福州路三七九弄十二號 世界書局斜對弄（美德紙品廠內進）

饋贈親友的最好禮物

1948年月曆

這是一種明年度最新型而經濟的月份曆，每月一頁，訂成一冊，每頁有世界名詩人拜倫、海涅、普希金、歌德、馬雅可夫斯基、蕭伯納等的畫像，詩篇或語錄，全部彩色印刷，美麗實用，新穎精緻，別開生面，每本售六千元，讀者函購，郵票通用。

星羣出版公司 上海（十二）西門路六〇四弄三號

莫洛托夫前日飛抵倫敦 外長會議今日開幕

美英預表失望企圖分裂德國

〔聯合社倫敦廿三日電〕蘇聯外長莫洛托夫今日飛抵此間，準備參加二十五日開幕之四國外長會議。莫洛托夫此行係乘蘇聯陸軍雙引擎達柯泰式飛機，下機後即由蘇聯駐英大使柴魯平陪往蘇聯大使館。外交界人士揣測將在使館聽取四外長代表會議蘇聯代表史米諾夫之報告。今日蒞至參加會議之其他人物，計有美國駐蘇大使史密斯，德境美軍司令克萊，法國駐蘇大使賈德魯。各代表大抵認為會議可有一綫希望，認為此次折衝，或可不致完全勞而無功。四大國對於德國前途之爭執，至少或可獲得更清楚之認識。但各國代表亦不抹煞德國政治經濟統一之中心問題，並無成立任何切實決定之真正希望，除非發現奇蹟。會議約將持續一個月之久。四外長代表在預備會議中集議十餘次，對德問題之種種爭執，絕未成立妥協之基礎。美英法三國始終一致反對蘇聯。甚至對於如何將爭執情形報告外長會議一點，亦發生爭執。蘇聯要求德國賠款一百億美元及設立德國中央政府，美英法反對如昔。倫敦會議對於解決德國問題倘不獲任何真正進步，則各種跡象證明西方國家將於明年着手使德國人自組政府，不需要蘇聯參加。惟對德單獨簽訂和約問題，短期內尚難成功，因蘇聯一日佔據德國東部，單獨和約即無法包括該區在內。預料蘇聯將提出兩項新要求：一、要求全部佔領軍立即撤退；二、四國外長會議准許德國人民陳述意見。

〔聯合社倫敦廿四日電〕四國外長代表團秘書及專家約五百人今日忙於最後部署，以便外長會議明日在此開幕，此項會議或為四國一致商談德奧和約之最後一舉。蘇聯外長莫洛托夫昨日乘機到此後，蘇聯大使館即宣布以外次維辛斯基為副代表，襄助莫氏參加討論。維氏一俟紐約方面聯合國大會任務結束即可來此。蘇聯代表團中其他代表計有德境蘇軍總司令索柯洛夫斯基，蘇聯駐倫敦大使柴魯平及外長代表會議蘇聯代表史米諾夫。法國外長皮杜爾今夜可到。

〔合衆社倫敦廿四日電〕英外交部發言人廿四日稱外相貝文擬與美國務卿馬歇爾及蘇外長莫洛托夫在二十四日舉行會談。僉信三頭會議不能決定二十五日外長會議開幕式之初步佈置。法外長皮杜爾預計二十四日午後可自巴黎飛抵此間。

〔合衆社倫敦廿四日電〕莫斯科電台指斥英美「宣傳機構」正在忙於暗示外長會議之必然失敗，蓋「英美國內若干人士」需要一分之和平與分割之德國也。據莫斯科廣播之意見認為當外長會議開始僵持時該些人士將企圖組織一英美之德國使與世界分離也。廣播中指「聲名狼藉」之范登堡亦為要求分裂和平者之一。

法閣組成工潮益嚴重

戴高樂在政府中勢力增加 大企業家更加緊控制政府

〔合衆社巴黎廿四日電〕法總理許曼已於廿三日晚完成法新閣人選，執有湯美槍之流動保安隊駐守法國各主要城市以防止共產黨所發動總罷工時之可能騷動。許曼與政界諸領袖不斷會議幾達廿七小時之後，頃已成立一保守黨，急進社會黨，天主教黨，人民共和黨以及社會黨之聯合內閣。此次組閣最艱難之任務為苦練主張計劃經濟之社會黨參加主張企業自由之許曼所領導及包括右派之內閣，但最後終許曼與社會黨對勃魯姆於廿三日晨會議中獲得解決。許曼於上午一時驅車至伊利西皇宮以名單呈與總統歐禮和，官方發表之人選如下：外交部長皮杜爾（人民共和黨），內政部長莫區（社會黨），軍政部長台奇（人民共和黨），勞工部長鄧尼梅洽（社會黨），財政及經濟部長萊尼梅洽（急進社會黨），教育部長南格倫（社會黨），實業及商業部長萊可斯脫（人民共和黨），司法部長瑪利（急進社會黨），農業部長黃力姆林（人民共和黨），建設部長郭台（獨立共和黨），公共衛生部及人口部長甘浦斯夫人（人民共和黨），退伍軍人部長麥蒂蘭特（民主社會黨抵抗同盟），公共工程及運輸部長皮恩（社會黨），總理辦公處國務部長亞皮林（人民共和黨），陸軍部長皮契德（社會黨），海軍部長杜白拉姆（人民共和黨），空軍部長瑪羅西里（激進社會黨），德國事務部長沙納脫（人民共和黨）。

〔聯合社巴黎二十四日電〕許曼內閣與前任賴馬第內閣，在政治形式上無甚出入。前政府以社會黨佔最大勢力，現政府則代之以人民共和黨。現政府中且有一部長公開擁護戴高樂，此人即經濟部長梅雅是也。現內閣閣員十三人中計有十人歸聯。新閣定於今日午後舉行首次會議。

〔路透社巴黎二十四日電〕許內閣於二十四日下午舉行首次會議，討論應付總罷工威脅之計劃，新閣之匆遽組成，及外長會議揭幕在即，殆係由於國內局勢之故。共黨「今晚」報對於新閣之批評乃為犧牲了社會黨使人民共和黨取得領導地位，戴高樂在政府中之勢力為之增加，及大企業家已加緊對於政府之管束。若干政界人士相信此一解放後之第九內閣僅為一過渡政府，以準備戴高樂之秉政而已，新財長急進黨之梅洽，固被視為戴高樂之信徒者。

〔聯合社巴黎廿三日電〕法國政潮與工潮今夜正在互爭消長。當局已調動軍隊，加強首都警衛，以防明晨發生事端，近郊火車將於明晨起加價開行。巴黎四周各省一九四七年級預備隊兵員徵召入伍，已奉命立即開往巴黎南面四十哩之楓丹白魯駐防。目下各地罷工工人共有一百萬人。巴黎各車站以鐵路工潮擴大，均已關閉。船塢及碼頭工人亦已定於明日罷工。

〔合衆社巴黎廿四日電〕法國新總理許曼廿四日下午召集新成立之內閣會議，同時工潮局面愈趨惡化。總工會理事會要求「與許曼總理舉行緊急會議」以討論其屬下近乎全部法國主要工業各工會之增薪要求。北部煤礦工人為數一萬五千至二萬名之罷工蔓延更大，又有數公司礦工參加。工人為小礦亦多有參加者。據悉，羅連兩港碼頭工人已於二十四日參加罷工。巴黎郵差二十四日上午開始罷工，中午以後巴黎郵信不通，鐵道工人罷工已擴大至朗、南特、雷猛、及格勒諾布諾城。

〔合衆社巴黎廿四日電〕許曼總理今日宣布聯合內閣告成後，立即着手應付全國工潮，法國所有鐵路十分之九已因罷工而停頓，全國碼頭及多數煤礦均受工潮影響，巴黎各級學校亦均關閉。

由美國商人主持援華

美國報人主張

〔合衆社支加哥廿四日電〕支加哥論壇報發行人兼主筆麥考密克二十四日自上海飛抵此間發表談話稱：中國問題唯一解決之方式厥為分中國為數小地區——一種「中華合衆國」。渠相信美國應援助中國，而由財政家及商人主其事，而軍人，政治家及智識份子不宜担任援華之職。中國首先應為之事乃取消貿易限制條例。

蘇聯「眞理報」國際觀察家 評馬歇爾的支加哥演說

〔塔斯社莫斯科廿三日電〕「眞理報」國際觀察家，儒科夫，今天發表專文評論馬歇爾的支加哥演說，說：美國國務卿馬歇爾所表白的基本的辯性，便是渴望法西斯侵略在其中孵化的那種政治空氣，儒科夫說，這同時就意味着要保存中世紀的殘餘，保存外國資本的支配，保存帝國主義代理人在波、羅、南及東歐其他國家中的統治。

儒科夫問道：馬歇爾所哀悼的，不就是這種無可挽回的已經死去了的過去的歐洲嗎？他難道不是為了美國資本主義的貪婪的利益，而阻撓歷史的發展過程，頑抗人民的進步運動嗎？

觀察家繼稱：馬歇爾在他的演說辭中專談美國「援助」歐洲的那一段，關於減低這種「援助」所附帶的政治條件，關於蓄意要使十六個獨立自主的國家也受到道威斯計劃的慘痛經驗的那些美國「專員」的權力，馬歇爾竟保持羞怯的緘默。

「然而，馬歇爾的支加哥演說，表明了他總不喜歡在聯合國大會第二屆會議中對於美國政策的坦白的批評。他稱之為「卓越的公民們」的那些戰爭煽動家們被人暴露出來了，馬歇爾因此特別憤羞成怨。他甚至作一種笨拙的企圖，要把美國反動派報紙對蘇聯與民主勢力所進行的誹謗宣傳運動，說成是美國國民感情的一種表白呢。」

儒科夫說：「為了代戰爭販子們辯護，馬歇爾竟決定不僅毀謗蘇聯為永久和平而鬥爭的政策，並且也毀謗美國人民。馬歇爾也代美國反動派報紙「辯護」。

把赫斯特系的報紙說成美國人民與論界的喉舌，「熱心地替那些戰爭販子們的惡毒的攻擊辯護」。

「在演說辭的最後一段，馬歇爾提起了德國問題，而在倫敦外長會議前夕，美國國務院首長關於德國問題的公開聲明，不能不引起注意，那是理所當然」。

「他關於德國問題的聲明的內容，澈底分析起來便是如下的三點——

「一、——馬歇爾計劃的主要任務是要恢復德國的工業潛力；

「二、——德國的經濟再建議，不應該為了提高德國民衆的生活標準而實行；德國西部工業的發展是要有助於實現美國控制下的「德意志聯邦」的目的；

「三、——德國要以實行「聯邦制度」為藉口而分裁。

「這種綱領決不是什麼新綱領。這和戰犯們貝爾納斯的演說：杜勒斯的演說：馬歇爾本人的報告，以及哈里曼的報告，都是很類似的。美國國務卿公然表示贊成德國的分裂，公然贊成把德國西部各州變成美國帝國主義者們拉攏湊合着的反蘇反民主聯盟的堡壘，而以屈從美國軍事，政治及經濟控制的各國組成的一個「歐洲聯邦」作為一隱假正經的幌子。」

儒科夫指出：「難怪外國報紙一致認為馬歇爾的支加哥演說是證明美國實在不要進行國際合作政策。馬歇爾的演說辭是一種明明白白的證據，證明某些負責的美國政治領袖們，都不能了解世界上已經發生的深刻變化。他們竟繼續以陳腐的概念思考，他們的眼睛不望着將來，且也不望着現在，卻只是留戀着過去。

「但是，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果，由於資本主義的創弱，與社會主義及民主勢力的加強的結果，而形成的目前國際形勢，決不是對於美國帝國主義冒險政策的成功有利的形勢，美國帝國主義政策是要蹂躪各國人民民主權利的一種政策，是要殘踏各國主權的一種政策，那是以威脅與冒險為基礎的一種軍國主義的政策，那是預先註定了必然歸於失敗的。」

亞洲與遠東經委會 昨於碧瑤開幕

〔合衆社碧瑤廿四日電〕亞洲與遠東經濟委員會二十四日在此間集會討論人口衆多深受戰事蹂躪之亞洲與遠東之經濟改善計劃。大會由美代表艾升旗（聯合國旗）開幕，首由菲總統羅哈斯致開會辭。此後由大會主席中國代表蔣廷黻，以及印度代表洛卡那森代表聯合國秘書長賴伊致詞。蔣氏稱：本會必須決定如何增加遠東糧食生產與恢復運輸之方法，渠稱亞洲與遠東經濟委員會備提出解決問題之建議而由一較高之聯合國組織決定其捨取。蔣氏稱保證經濟之發展首重合作然渠稱亞洲計劃與馬歇爾計劃決不相干，渠謂：「在馬歇爾計劃中乃由美國担負其基金，而在亞洲我人至今未悉金錢將來自何處。」

蔣氏告記者稱渠於數日後將返南京，向中國政府報告，不久將返紐約，渠離此後將由副主席菲列賓代表考迪諾領導大會。

訓練地面人員 美為中國空軍

〔合衆社本埠二十四日訊〕本埠某消息靈通人士廿四日稱：美國政府正考慮以五萬美金訓練中國空軍地面人員及修理中國空軍飛機之計劃，據稱：美政府將作有利之決定，此計劃係由前美飛行員兩人及戰時凱塞廠幹事一人所提議，後者因商業事務現在上海，此計劃主張設立一大規模之私人航空儲藏處，及技術訓練專校，款項由美政府撥給凱塞工程公司，由該公司担任此計劃。[illegible]

向寒流搏鬥！

純潔消毒A牛奶鮮牛奶

請更充實你的身體

源生牧場出品

補血健脾 營養妙品

半磅一八〇〇〇 壹磅一〇〇〇〇

請撥電話二〇六六一 每天準指定時間送到

地址：愚園路四五七號

鵝牌

汗衫 汗紗衫 凉爽細潔

棉毛衫 柔軟舒適

衛生衫 厚絨暖熟

五和織造廠出品

蘇聯審訊德匈戰犯

兩州受害人民各自敘述劊子手們的暴行。

〔塔斯社波爾多瓦廿三日電〕審訊德匈兩國侵略者在烏克蘭實施的暴行，今日於此間郵戈里劇場開庭。被告的有廿二名前德國現役軍官，對他們施行酷刑，毀滅波爾多瓦、哈爾科夫、甚洛弗格勒、第聶伯羅彼得洛夫斯克和其他各州的城鎮與居民區等。

被告們是：前黨衛軍第三「骷髏」坦克師師長柏克，前第聶伯羅彼得洛夫斯克地方第三百九十七高級野戰司令部司令施爾托中將，前黨衛軍「骷髏」師第五團團長克恩，以及前該師的參謀長威得里芙等等。

該師在逃犯時遵照高級統帥部的命令所指示的去做，命令中說：「踏着屍體前進，不要留下俘虜來。」

「調查與確證德國法西斯侵略者罪行的國家非常委員會」查明：在波爾多瓦州，被他們屠殺和致死的公民們有二十二萬一千人，被遣送到德國去受奴役的公民們有五萬八千六百二十九人，德國法西斯匪徒們在波爾多瓦州燒去或夷為平地的房屋，佔全部建築物的一半以上，以及許多工廠，公用事業機關和文化機關等。單在波爾多瓦州一處，希特勒匪徒們所造成的損失，計值三六，二五二，七四五，○○○盧布。

〔塔斯社契爾尼哥夫廿三日電〕契爾尼哥夫軍事法庭為從白俄羅斯傳訊新的證人而休會一天以後，今天又重新審訊在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犯有暴行的德國和匈牙利的侵略者們。

關於德國和匈牙利人們和犧牲者們的劊子手的罪過的證人來到證人席上。另外一個證人便是軍里瓦提柴村的婦女，恭克。罪犯們曾殺害他的丈夫，兒子和兩個女兒，搶劫並夷平這一個村莊。「這是被告之一，包曼所指揮的一個支隊下面的劊子手們所幹的。」

布勒斯特州拉多弗尼村的一個農民，奧尼契爾尼哥夫說：「從城市來的許多蘇聯軍官的家屬，都在我們村莊中避難。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德國和匈牙利的劊子手們衝入我們的村莊，把婦女和兒童都集合在一個穀倉裏，一律槍決了。」

契爾尼哥夫七公里的雅爾斯哲弗村的二十歲的女耶，克拉諾托爾。她說：侵略者們在村莊的郊外，設立了一座集中營，囚禁了五百多俘虜，共有二百五十名戰俘被德國人處死，還有其他許多人是餓死的。

有一次，一批戰俘們利用集中營看守們喝醉酒的機會逃走了。保安隊和契爾尼哥夫軍事指揮部的分隊，就立即衝來，把市民們一律加以屠殺。

在上午開庭時最後作證的一個人，是證人瓦康倫科。

晚間開庭，證人波爾森科和蘇科波克，敘述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七日在契爾尼哥夫州利爾姆地區所發生的慘痛的悲劇。

契爾尼哥夫奧爾洛夫卡村的集體農莊莊員古巴爾，向法庭陳述德國和匈牙利的軍隊如何把青年們集合在一起加以屠殺的情景。傳訊證人至此完畢。

英蘇商約 阻力也在美國

〔塔斯社倫敦二十二日電〕蘇姆·羅素在「工人日報」發表一篇專文，題為「什麼是英蘇商約的阻力」。該文指出：工黨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迄未與蘇聯締結商約，較之路易·喬治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所誤的時期還要久些。在今天，英國對蘇聯的小麥，木材和其他糧食的需要，較之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分外迫切。說：「現在和一九二一年一樣，有人止在施重大的壓力來阻撓簽訂這一個協定。倫敦商業區支持邱吉爾路綫使英國套上華爾街的鎖鏈的那些人們。領頭反對這一個商約，外交部中舊派的外交官們支持他們的努力。雖然貿易部竭力否認，然而很顯明的是華爾街正在極力阻撓英蘇兩國建立健全的商務關係。財政家們都知道，這便是美國終於控制英國經濟的開端」。

美籍斯拉夫人 呼籲遵守波茨坦協議

〔塔斯社紐約廿二日電〕美國斯拉夫人代表大會昨對報界發表宣言，聲明該會正發動一種運動，以反對將德國重建為再使世界和平感受威脅的一個強大的工業軍事國家。

此種運動，包括發散畢業請願書，該項請願書將向美國國會一切議員提出，並附有決議書，呼籲遵守波茨坦會議關於使德國完全解除軍國主義化，肅清納粹及實行民主化的協議。斯拉夫人代表大會聲明，該會主張以不歧視的態度援助西歐和東歐，而經由聯合國機構辦理。

土耳其蓄意挑釁

士兵侵入保國邊境，企圖綁架邊防哨兵。

〔塔斯社索菲亞二十二日電〕保加利亞電訊社轉發內政部消息，大意說：十一月十五日，約在下午八時，在斯維林格勒保加利亞參謀部所管轄的邊防區，土耳其杜凡伊邊防哨所所長，莫斯托發下士，隨帶土耳其士兵英薩一名，越入保加利亞境內，并企圖在邊境附近綁架保國邊防哨兵，進犯者被拘留，并被解除武裝。可是，正在這時，土國境內忽然有人向一羣保加利亞的邊防軍開槍，遂使土耳其的那個下士得乘機逃回土國境內。那個被拘留的土耳其士兵莫薩，已被帶至保境後方。

因為此次嚴重侵犯保國領土，并企圖綁架保國邊防軍，保加利亞政府將向土耳其政府提出強硬抗議。此次事件，已立即呈報聯合國機構秘書處。

一周國際述評 法義的政潮

蔡齊林

這一周來的國際時局中最令人注意的是法義兩國的政潮。因為這正是美國的援歐計劃在美國國會正式提出的時候，尤其是緊急援助法義奧三國的議案提出的時候，又正是美國為了推行馬歇爾計劃，決意想在二十六日舉行的倫敦四國外長會議中把德國照美國的意圖建立為該計畫的基地的時候。歐洲人民，現在尤其是法義兩國的人民為挽救自己國家淪為帝國主義的奴隸的危機，已經到短兵相接必須緊急行動的時候了。

「法全國各重要工業中已有一百餘萬工人罷工，而罷工風潮每小時均在蔓延，全法幾乎有一半鐵路停止交通，而出入巴黎之鐵道運輸則已有百分之七十五陷於停頓。法國所有港口將於二十四日因罷工而完全無法使用。」（巴黎二十三日廣播）

這次工潮的第一件直接後果是賴馬迪內閣的解體。因為「賴馬迪無法應付全國工潮」，所以在十九日夜，經三小時內閣會議後，即向總統歐禮和辭職。這不過指出了法國目前嚴重的政治危機的開端。賴馬迪是倒下去了，繼起者何人呢？

在十六日，歐禮和的官邸中曾有過一次午宴。參加者有總理賴馬迪，外長皮杜爾，國防部長戴根，財長許曼（人民共和黨領袖），前總理勃魯姆，經濟部長莫許，社會黨左派領袖莫萊（以上社會黨），議會議長赫里歐（急進黨），及前總理萊諾（獨立保守黨領袖）。這次午宴已經預示賴馬迪的必然下台，而商量繼任的人。

這當然不是單純的人的問題，而是法國今後政治究竟朝那個方向走的問題。「政界人士相信，此一午宴乃賴馬迪政府於十一月廿八日獲得信任票以來，中間黨派幕後活動之最高峯。此項活動之目的在組織強力之中間政府。」（路透十五日）那麼這個「強力之中間政府」究竟是什麼東西呢？

「據悉：中間黨內部亦有兩派，一為勃魯姆領導者，主張設立使戴高樂無法恢復秉政之政府，另一派則主張設立一過渡性之政府以為現政府與明年初戴高樂政府間之過渡機構，萊諾即為贊成後一主張者。」（路透十七日）當午宴的時候，新總理的人選，原先提出萊諾的，此外勃魯姆與許曼二人亦曾「受人矚目」，可見當時商量中的所謂「強力的中間政府」本是打算萊諾所主張的替戴高樂作先驅的「過渡機構」。亦許因為萊諾的面目太顯著了吧，所以又改為勃魯姆。可是勃魯姆到底還是不行。因為「此一試組內閣之總理，不但需要社會黨與人民共和黨之支持，亦需要保守派甚至一部分右翼及急進黨之支持；後三集團對於勃魯姆所將提出之經濟政策，以及勃魯姆之是否為領導政府以抗共黨暴動之適當人物，尚表懷疑。」（路透二十日）顯然地，那些主張「過渡機構」的集團，對勃魯姆還不放心，不願予以全力支持。而共黨議員組領袖杜格洛則已明白指出了勃魯姆的本來面目，「聲言共產黨將投票反對勃魯姆，杜氏稱：「吾人堅決反對屈服於美國資本家之下的政策」」。因此在議會投票中，勃魯姆被「擊敗」了。（路透廿一日）

現在組閣之命落到了許曼的頭上。這個禿頭大鼻「不孚人望」的老頭怎會担得起這重担呢？許曼的人民共和黨已經在這次市選舉中沈沒了，許多黨員已回到戴高樂的「人民聯盟」的黨裏去了。他所代表的黨實質上已和人民同盟氣連枝的了。在萊諾的「戴高樂掮客」的面目太顯著，而勃魯姆還握着反戴的姿態的時候，當然許曼為最適當了。現在所謂「中間各黨派」急於要成立一個「過渡機構」，「在這「過渡」期間，「為避免左右兩翼實行攤牌起見，由陸軍召集新退伍之後備兵八萬人，以資警衛。」（合衆二十日）換言之，以中間派的面目來用暴力鎮壓人民，為戴高樂上台舖平道路，亦即為「美國的援助」舖平道路。

可是「第三方面」註定要失敗的。上期述評中早已指出，今天擺在法國人民面前的問題只有一個，就是屈服於帝國主義的奴役政策之下，終必為人民所反對。屈服與不屈服之間，是沒有第三條路的。無論誰來掌握第四共和國的政權，假使讓法國淪為金元的殖民地時，終必為法國人民所反對而失敗的。從這次政潮中已透露一個消息：法國人民的力量已接近成熟到足以掌握自己命運的時候了。

兩個插曲

這次法國政府武裝搜擾巴黎附近的蘇聯遣僑所，是這一次方興未艾的政潮中的一個插曲。「事先法流動部隊二千人携裝甲車四輛前往搜查，」（路透十五日）並據路透社說，還發現「被擄之俄籍兒童三名及其母親。」究竟為了何事要這樣勞師動衆？據路透所傳，查出兩箱武器。可是蘇聯已發表聲明，此項均為不堪應用之陳舊武器，且關於遣僑所及保有之武器，蘇法兩政府均訂有協定。

據法國內政部陳述，這一行動，是從等候返國的蘇聯公民蘇波亭娜手中索回小孩三名，交給她們的已經取得法國公民資格的父親。為了這事而出動武裝，是相當魯莽的。所以引起法國人民的極大憤慨，連保守派的「非加羅報」也說，如果所說侵擾的動因是一批蠢的話，那麼，派一批憲兵，手持逮捕狀，到集中營去，把那三個孩子索回交給她們的父親也就足夠了。」

法國議員達特說得極明白；他說，目的在於「轉移法國人民對政府裝法西斯團體和對政府的不幸政策的注意；那些法西斯團體正在政府的縱容之下組織叛國的陰謀。」

另外一個插曲是，美國商船「柯斯丁」號以美國肉水手亦參加法國馬賽的罷工，揚言決定支持法國的罷工工人，因為「美國工人作相同之鬥爭，以反抗塔虎特、哈德萊勞工法案，及生活費高漲與破敗之住所」。這說明了，不僅是法國，無論那一國的人民運動決不是孤立的。同時，像法國人民在這次政潮中所表現的力量以及他們最終所必然獲致的勝利，一定給全世界各國的人民一種鼓勵一個榜樣。

如出一轍

義大利的局勢，其嚴重程度較法國更甚。據倫敦十七日廣播，『按十三日來義國各大城鎮到處發生暴動，已有擴大成革命之勢。義共黨領袖陶里亞蒂及社會黨左派領袖南尼十六日均發表演說，其大意不外要求總理喀斯貝里下台，否則人民之攻勢殆將繼續』。

喀斯貝里應付這次潮，和法國「中間派」如出一轍，他「業已採取步驟，以擴大其一黨政府，擬延攬中間派及左派政黨入閣」。（倫敦十八日廣播）同時「下令將警察自六萬五千名增加至七萬名，事實上無異已向共黨提出警告」。（倫敦十七日廣播）「強大之機械化部隊及保安警察，已馳赴東南部波里亞省，已鎮壓在數處發生之新擾亂及政治騷動」。（聯合十八日）喀氏似乎比法國「中間派」老實些，他「曾直接請共產黨停止鼓噪，俾義大利可獲得美國之經濟援助」。（聯合十八日）他那副對外乞援對內鎮壓的面目已經暴露無遺了。人民給他的答覆是什麼呢？左翼社會黨領袖南尼二十二日在記者招待會上宣稱：「全國各地或將實行總罷工，藉對政府加諸工人之暴行表示抗議」。（聯合二十二日）

今天法義兩國人民已空前覺醒，力量已空前高漲，決非金元所能收買，也非原子彈所能懾服的了。法義的政潮是對馬歇爾計劃的一個有力打擊。

美國人民的反感

當勃魯姆喀斯貝里之流伸長了頸子期望美國援助的時候，杜魯門正和共和黨在國會特別會議中搞得難解難分。杜魯門召開特別議會之先，原一再聲言，要將馬歇爾計劃和國內通貨膨脹問題，配合起來解決的。可是他的咨文卻大部分談的國內通貨膨脹與物價問題，重心顯然在「十點計劃」。可是共和黨剛剛提出，便遭到共和黨的迎頭痛擊。塔夫特指責杜魯門「建議」「向完全獨裁又進一步」。

事實上，不管共和黨是否以馬歇爾計劃與通貨問題，作為明年競選打擊杜魯門的張本，美國國內的經濟問題也的確日漸嚴重了。經濟恐慌已叩着美國的大門。因此馬歇爾計劃的成為美國「嫁禍於人」的計劃已日漸明顯了。

恐慌，藉奴役西歐以逃脫權的計劃上，套了反蘇反共的外衣。馬歇爾在赴英出席外長會議之前，又大放厥辭了。他在支加哥向外交關係協會演說：「蘇聯顯然具有企圖無定期延長目前歐洲不滿意狀態之意，自戰爭結束至今為止，蘇始終採取必致引起美國人民反感的途徑」。（路透十八日）

可是美國人民的反感是怎樣的呢？

華萊士十九日在繆塞大學發表演講稱：「馬歇爾「無權談論歐洲之鐵幕，蓋渠對於重要之魏德邁報告亦堅持不發表也」」。他說，「「共產主義威脅」乃由邱吉爾、墨索里尼、希特勒與佛朗哥提出，而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戰之發生，如此呼聲繼續囂張則受犧牲者乃為美國之民主與人民，最後將發生第三次大戰」。（合衆二十日）

華氏二十二日在濟易斯維爾發表演說稱：「美國黑暗之反動勢力已使美國非常接近於一九三二年時德國之局勢，美國之民主已遇最嚴重之難關。」他說，「在短數日內紐傑爾之共黨集會被暴徒搗毀，費城之進步公民集會遭暴徒襲擊，而洛杉磯之民主黨集會亦遭暴徒之搗亂。此類暴動乃全國報紙電台及我政府中最高級官吏所叫囂之仇視恐懼與猜忌之言論必然之結果。」（合衆廿二日）

華萊士領導下的美國進步公民協會上月曾發表了一個重要聲明，指出，「為了反對俄國與共產主義，作為我們外交政策基石的杜魯門主義只有破壞了二次世界大戰中反軸心國家間的團結。它還使我們繞過了，因而也削弱了聯合國。它鼓起了美國的猜忌，迫使我們與中東和遠東法西斯或半法西斯政權聯盟，迫使我們採取干涉別國內政的政策，而且常支持反動的一面。它甚至對拉丁美洲軍國主義反民主政府也表示善意的寬容。正是這同一的政策，發動了馬歇爾計劃，並由此而使重建魯爾成為歐洲復興的先決條件。侵略者的需要放在被害者的需要之上。這種觀念是全部抄襲胡佛的。」（十月十三日新共和）

這聲明正是對馬歇爾演說的極恰當的答覆，也是最近英美兩國在四外長會議中所計畫陰謀詭計的全部暴露。他們打算背棄了波茨坦決定的原則，不讓德國建立一個民主的統一的國家，因為他們需要把西部德國建立成一個反民主的軍閥資本主義的堡壘。「侵略者的需要放在被害者的需要之上」了。

擴張主義的算盤越來越露骨，可是也越來越不如意了。西歐人民力量的空前強大，國內經濟恐慌日迫眉睫，進步民主人士反對日趨猛烈，都是不可克服的難關。

散文二章

牧羣

古森林的夢

古森林吹着猛烈的口哨，當黃昏的影子從森林的濃蔭間伸過來時，它的顏色更陰鬱了。

我把行囊安放在高起着宛如田塍般的樹根上，我要在這裏度過一個陌生的夜晚，等到天亮的時候，走過這一片苦老的森林。

不要說給我那些古森中大魅的故事，我不相信這裏會失去了人的足跡。在辨認得出方向的日子裏，你看，多少個健壯的馬蹄遺揚了。而我，待到太陽從葉枝裏灑得滿地，樹林間的大鳥紛紛飛過的時候，我將重新肩起行囊，而我的步趾將更輕快，我的歌聲將更高揚……

當太陽向西偏去，我走完了這一段多麼崎嶇的路，回過頭去，那廣大的森林發着可怕的吼聲。我開始輕輕的默禱了，我欣喜於我的越過古森林的期待的夢。

死水

這一灣悒鬱的死水，黯然的，已被人遺忘了。

太陽在水皮上蒸發起一個個的濃腐，有微風吹過的時候，帶來了刺鼻的霉臭氣。

但以前，這死水是一灣可愛的溪流呢：孩子們蹲在岸邊執着釣竿，小小的木板船從堤岸邊垂下的柳條里划過去，年青的流浪人，走來，欣喜的，訴說一些羅曼諦克的囈語，而當下雪的日子，水面上結起一層冰，農人們騎着牲口，從冰面上走過去……

然而現在，它蒼老了。

但它却有一個美麗的夢，它夢見農人們舉着火把在它的岸前舉行一個盛大的篝火會，他們唱着歌，而且跳着原始的舞子，歡忻的用手中的火把去照亮它的滿身的蒼老與寒傖。

一九四七、十一、在上海

叫咕咕

阿馨

在後門，傾垃圾的桶裏，無意的發現了小小的竹籠，這才記起似乎有好幾天沒有聽見成天唧唧咕咕斷叫着的叫咕咕了；提起起來一看，裏面還裝着牠的變得焦黃了的——近於黑色的——屍骸，蜷縮着不馴不羈的倒在狹小的竹籠的一角。頭大部份鑽出在竹籠的格子外邊，近喙的部份還受了傷，其餘大部的身子却被緊緊的擠在格子裏面。這不禁使我爲你悲哀了，顯然的你這樣子，在臨死前是有過一劇掙扎的。但前些日子我還看見你被掛在樓上窗子上的呀！怎麼今天……。

本來，自從你被買了來掛在後窗上的時候起，我就爲你悲傷了。這以前我也曾爲前面院子裏的那棵夾竹桃悲傷過的，但牠却掙扎過來了。牠和你一樣來自山野，鄉村，被移到這院子裏的周圍不過尺來寬的泥土中時，才不過二尺來高，徒樓上望下去，簡直矮得可憐，牠沒有那低牆的高，曬不到太陽，大雨天就浸在水裏，當時我怕牠就會枯死，而以後也就慢慢的忘掉了。等我重新記起來的時候，牠居然已長高了一倍，並且已經開出花來了，很鮮豔，很美麗，確實給望出去祇見瓦片的窗子，添了無限景色。自此以後，牠每長一條新枝，就在那新枝上開滿了花，而且逐漸的努力擠出牆外去了，從此不僅招來了粉蝶，還招來了小雀子，替這所謂「村」的住屋，增了不少光彩。今年夏季牠已長得密密茂茂了，一陣風來，搖曳着葉子，既輕快又驕傲。

在鄉村，無論怎樣炎熱的夏季，白天有着蟬的嘶喊，而晚上，總過一天猛烈的曝曬之後，各種綠色的葉子開始輕輕的吁氣並且舞着的時候，你就開始歌唱了，整個田野上，村子上處處飄揚着你的歌聲，月色如洗的晚上如此，繁星無月的夜如此，人們感覺得愈是悶而且熱的時候，你的歌聲也愈響亮，至於在涼風習習的時候呢？是更其婉轉抑揚了。孩子們把你從南瓜棚上捉了來，總是我偷偷的把你放了，看你匆忙的飛着，又向綠葉叢中去了，我羨慕你有一雙綠色透明的翅膀。

不幸的是你竟被囚禁在這樣小小的竹籠裏了。並且還被押解到這因著我和無數萬人的城市裏來了。第一次在這裏遇到你，你却十分沉默，是不慣囹圄生活吧！於是我把你掛到前窗上來，那兒有夾竹桃綠色的樹蔭，唱着，果然你很快樂的，高興起來了，而我於是無言了——我不知道你是喜悅還是悲哀——。白天我在醅熱下奔走，晚上我迷在於失眠的夜，而你的叫聲，似乎老在我耳邊轉：唧唧咕咕……我有點懷疑了，你是安於這命運了嗎？

而現在，擔攜着你鑽出在格子外邊的僵硬的頭，和被刺破了的部份，我得到你無言的回答了。

一九四七、十一月五日

小啟

一、本刊十一月十五日至廿日之稿費均已結出，惠稿者請至吳江路六十號領取。

二、本刊歡迎千字左右之短稿。

三、本刊不退稿，附貼有郵票寫就姓名地址之信封者餘外。

課本

林詩

『啥人有空，跟你說說玩玩！』

『你當我眞要賣？』王金保一手朝弟弟肩上一搭，悠閒地，反問了他一句。

『我死人勿關！』

『那就好了！』王金保說，『你當我介棠？賣掉了洋鈿放些鈔票身邊？——鈔票有啥用？』他那副神態像是以這問句考驗衆人一般。

『對呀，王金保，鈔票嘸沒用，還是玩洋鈿好，鈔票要不值錢的。』湯小寶報復似的，插嘴說。

王金保就眞地拉了他的弟弟朝外走；李根發却一怒地轉向湯小寶，他一口唾沫幾乎直吐到她的面前，大聲地罵：

『小娼×，十三點，要你多煩！』

『你罵人是哦？你罵人是哦？小赤佬，你嘴裏放清爽點！』湯小寶立刻爽氣十足的應着反駁。

『哪能，罵你哪能！小娼×，十三點，小老槍，我……』他狠毒地，快意地，一雙手在褲袋裏攪動着他的褲襠。

『小赤佬，下作胚，你要割舌頭的。我明朝不去告訴校長諾！小赤佬，介下作，流氓的兒子，總不是好東西……』

『你罵人家上代是哦？』

『哪能，罵你哪能，你吃掉我？你爺養出你這個下作胚，就應該罵！』

『你這個小老槍，你一家都把雅片烟吃昏了。』李根發也想試着回罵，但自覺總不及人家的敵手，於是他也用自己的得意手法了。接着他便拉開那發粗了的嗓子啞自哈哈大笑，夾着說：『……哈哈哈……你們看啊，十三點一副小老槍像啊，一天吃十三斤六兩，將來巡捕房捉了去，騎木驢，遊西門，唱「一呀呀得嗨」，那就好看了……哈哈……哈……』

但湯小寶一點沒有被他這一套擾亂了陣脚，她接着他的乾笑便回罵過去：

『吃雅片，有什麼，吃的是自已的錢，不比人家在外面去敲竹槓，裝筍頭，無法無天，喪盡天良的人，才應當殺頭，挖心，千刀萬斬呢。小赤佬，你自已去想了吧，你也要殺頭，挖心的，你應當從軍到黑龍江去……』

『老子敲你！』

湯小寶却毫不畏懼，挺步上前，冷笑着，一連串地說：

『嘿，你打，你敲！你本來就是這樣出身，巡捕房是你家開的，打死人不要抵命，你打，你打，我預備做「張金海」，你打，你打……』她叫着。

李根發眞地緩緩地舉起手來了，於是她叫得越高了，挺着胸膛，一步步地逼向李根發：

『……你打，你打，你打呀！』索性嘶聲地狂叫起來了。

李根發却不由被逼倒退一步；忽地向傍邊就看着的楊勇生使個眼色，叫道：

『楊勇生！』

湯小寶立刻轉身對準了楊勇生：『嘿，你敢；「跟班」的，你敢碰一碰老娘，小赤佬，小流氓，小「三光碼子」，你爺跟人家一世的班，你也就跟人家一世的班，你就跟他一世吧！你敢，你敢……』

楊勇生被嚇得默無一語，只慌忙地拾起地下的書包，突然想到一個報復方法似的，先拉開步後退了，才縱聲罵出口來，然後飛步地在小操場上跑：

『你們瞧，她像不像個瘋子？……瘋子啊，瘋子啊，大家來看瘋子啊……』

李根發也趁勢應和：

『十三點，瘋了啊，十三點，瘋了啊……』於是也就在操場上邊唱邊跳起來。

湯小寶則火上加油，追跟在後面打着圈子：

『小赤佬，小流氓，瘋你媽的×……』

但是李根發，楊勇生兩個自覺已是勝利，就一前一後，一跳一蹤的穿門出去；嘴裏一邊唱：

『却利利却利却利却利十三點，
却利利却利却利十三點，
十三點來發脾氣，
發起脾氣來嚇絲絲……』

當走過操場的竹門時，他正瞥見陳明珠打扮得花花綠綠，掩蔽在竹門傍邊；於是他向她使了個眼色，故意地唱：

『却利利却利却利十三點，
大光明去看影戲？
身上着得格好來西，』

陳明珠的頭扭轉去了。

於是李根發樂了，喊得更響：

『却利利……却利利……却利利……』

『楊勇生，爺叔那裏去！』他邊唱邊說。

楊勇生應着，夾穩了書包，吸着鼻子，跟上來了。他心裏明白這是到那裏去，於是也有勁地跟着和調：

『却利利，……却利利……却利利却利利十三點……』

後面丟下了湯小寶底瑣瑣碎碎的咒罵：

『小赤佬，小畢三，小殺頭的……』

天漸晚了，人也漸散了，小小的操場漸漸寬大起來。臨暮的殘陽斜映在那塊塵土蓬鬆的操場，像是照着一方沙漠；沿竹籬的短冬青都斬去了頭，膝下了根，滿身飛灰的，像是一堆枯柴，校舍裏的黝黑的，大門口滿牆斑駁；一口上課鐘高懸在屋簷盡頭，寂寞地，像老了。

一九四六、三、五、夜

——續完——

等待

小珠

等待着你呀，
像一個父親
等待遠方的孩子似的迫切；
我等待着你呀，
像一個孩子
等待爸爸帶回來糖菓似的歡喜；
我等待着你呀，
像等待遲遲不來的愛人似的焦急；
我等待着你呀，
像等待聖潔的友誼帶來了溫暖；
我等待着你呀，
像一個受了委屈的孩子，
需要倒在你的懷抱裏；
我等待着你呀，
像受盡了磨難的靈魂，
只有你才能給他安息和慰藉。
我從天明等待到黑夜，
從黑夜等待到天明，
等待你有一天忽然來了，
於是
世界變了，
人們再不懂得戰爭是什麼名字，
再不懂得飢餓是什麼樣子？……。
但是
我夢幻似的睡着了。
彷彿在遙遠的天邊，
你向人類招手，呼喚，
『等待的自由永遠不會到來，
夢幻的幸福永遠不會實現，
一切的一切，
全靠各人自已去奮鬥，去爭取！』
於是
我醒過來了，
用我年青的熱情和力量，
堅毅地正式跟敵人宣戰！

卅六、八、卅日

時代日報
十月份合訂本 發售
定價六萬元

時代雜誌
第七年第四十五期 業已出版

法義人民揭起了鬥爭之旗（國際一周） 魯斯金
關於希臘問題（一九四七年九月廿七日在聯大政治委員會上的演講） 葛羅米柯
希臘侵犯阿爾巴尼亞的證據 沙基洛夫
請看希臘法西斯蒂的獸行！ 何歌譯
『杜魯門主義』和『馬歇爾計劃』 馬里寧
魯爾煤和歐洲經濟 施比爾特
對德和約中的德國經濟問題 范加爾
蘇聯國際威信的新增長（『蘇聯國外友人』之三） 魯賓斯坦作

本社新書：
鐵托元帥
米洛凡·傑拉斯等著
售價七千元正

教授俄文
請函貝當路三〇五號內七十二號或電七六四九〇接洽

第七十九期

（每逢星期二、五出版）

繫有鈴子的山羊

于千千

馴順的山羊，當被押向屠場的時候，由於牠們的靈性，是要反抗的。至少，決不會震慄於屠夫的鞭子的喝唷，而自自在在地走去。

不知道畜類們是否也沾染着人間的聰明，就是：既然免不了一刀，何必多一番徒勞的掙扎，倒不如服服貼貼地俯首就戮，死得乾淨一點的好；但是就靠着們臨近屠場時的狂嘷奔哭看，可知牠們究竟還沒有進化到和人類一樣地聰明。牠們以掙扎來對抗生命的虐殺者，却沒有計及其是否爲徒勞。——也許，因爲牲犢迫在眉睫，連考慮的餘暇都沒有。

這給屠夫添生了麻煩。果然，由於他的天賦優越於畜類，他是可以高捲起鑲有金邊的衣袖，用鞭子和屠刀，迫使牠們走入屠場的柵欄的。但是，他不屑爲。他不屑爲是因爲他有更好的方法。

於是，在有些聰明的屠夫的安排下，那押向屠場的羊羣的最前面，有那樣一匹山羊了。牠，頸項下繫有一顆鈴子，時時抬起頭來看看走在牠身旁的屠夫，朝着他的鞭子指點的方向，愉快而滿足地走去。

牠就這樣導引了牠的同伴，進了屠場。牠出賣了同伴。當同伴們開始恍然於同羣中的叛徒的欺騙時，牠們已經伏在屠夫的腳下了。而牠，由於牠還須被利用着去欺騙其他的同伴，就單獨地活下來了。

那銅鈴，牠自以爲是屠夫所賜與牠的一種獎飾的，在屠夫的眼中，無疑是奴性的記號。

眞的，當牠的衰弱已不能勝任屠夫所期望於牠的使命時，或同類盡壯，而屠夫的貪指大動的時候，他的一刀，怕也是免不了的吧，咳?!

我愛農村

雪蕻

我生在農村，我在農村裏長大，因此我愛農村。

農村的生活是恬靜的，農村的氣息是清香的，因此我愛生活在農村。

白晝，我在廣漠的田野上走着唱着，看春日的野花綻放，夏季的金黃麥浪隨風蕩漾。不管秋風怎樣的撩亂我的長髮，冬風怎樣的撕裂我的皮膚，我仍然像一頭野馬似的，自由的嘶叫，蹦跳。

夜晚，我走進村頭的孤廟，擠進農民的行列裏，安靜地坐下，呼吸着農民的汗香氣味，聽他們講述「二郎担山趕太陽」和「老鼠嫁女」的鬼怪風趣的故事。

春天，我趕着牛，默着犂耙，走向春雨鍛飽的田地裏，細細地翻鬆那肥沃的泥塊。而且，均勻地撒下一顆顆金黃色的種子，將希望埋進土裏去，期望着開花結果的季節迅速到來。

夏天，在赤紅毒辣的陽光下，我開始收割了，戴上尖頂的斗笠，披一件爛布衫，揮舞着鐮刀，和夥伴們競賽着，唱着，笑着，混和着鐮刀嚓嚓的聲音，織成一曲偉大而莊嚴的自然交響樂。

秋天，在溫暖的秋陽下，在果實纍纍的園林裏，我坐在細軟的草地上，自由爽朗的去讀那馬雅科夫斯基和普式庚的詩章。

冬天，冰凍的日子來了，在小溪上，池塘上，我和天眞的野孩子們廝纏着，你拖着我，我推着你，一滑好幾尺，跌倒了爬起來，向着雪埋的天野，播送着嘹亮的笑聲！

我沒有疲勞的感覺，我生活在美麗的詩境裏，

× × ×

正因爲我愛農村，我愛自由快樂的生活，我憎恨那破壞我生活規律的滿懷惡意的人！爲了少數人的驕奢淫逸，稅吏，兵吏都下鄉了。

糧食被搶走了，牛羊被宰殺了，壯丁被拉跑了，門被封了。

整個的農村充滿了肅殺的氣氛。城扒了，又要叫修；溝平了，又要叫挖。餓得瘦長頸子細的善良的農民，被趕着，一羣羣的去做那要人命的勞動。

白天，家家掩門閉戶！夜晚，郊野一片哀號！

× × ×

愛的愈深，恨得便愈狠，因此，我拋掉了可愛的家鄉，走進了複雜的壯闊的戰鬥意義的生活裏，用我的憎恨換取我的愛。

「壓迫愈甚，反抗愈强」，火山終要爆發的，總有那麼一天，大地要翻過身來，苦難的農村要走向新生了！

× × ×

「惡魔！去吧！爬進土裏去吧！離開我們的親錢！」我愛農村，我愛農民，我愛自由，快樂的生活，我要在戰鬥的急行軍中高聲的歌唱！用歌聲詛咒我所憎恨的，喚來勝利的明天！

四七、十一、十九夜

希望

微沫集之三

馮放

這輛特快車在開出車站的三小時之內，第七次叫我們這批被保險（註）的旅客嘔吐出來了。

這條公路很壞：不是陷進沒齊車輪的爛泥中去，就是屁股離座五寸高（甚至還更高一點）的惡劣的顚簸；旅客們不嘔吐的都震蕩得嘔吐了，那眞是不堪的滿車狼藉。

沿途，我們也看見不少的豎在公路兩旁的迎風飄蕩的白色的三角旗，在這些三角旗下，簇聚着一羣羣面黃肌瘦的，荷着鋤鐫失神的徜徉着的養路工人。

現在正是秋收的時候，高粱的穗頭已被農婦和農夫的手摘回家去了，高粱桿子一捆捆的在曠野躺臥着，像是在休息中的地之子們。

這正好，於是我們沿途無代價的用高粱桿把泥坑的公路鋪平，將我們呻吟般哼哼着的車子拖起來。有一次，一個老婦人拐着她的小脚遠遠向我們的車子氣呼呼的喊：

「害天良的！我那都是水一把汗一把做出來的呀！還要蓋房子過冬哪！……」

「誰拿你高粱桿啦？你找！」一個旅客撒賴的說。

「誰？誰？你們誰呀！……」

老婦人憤怒和絕望的咆哮着。

「那個小孩叫我們拿的！」我右手那個一隻眼睛的年青人用手從車窗口指向一個，剛才從爆急的阻止我們的孩子說。

馬達響了。

「他說是他的。」他又釘上一句。

全車得意的哄笑起來。並且有人頻頻的從窗口伸出頭去，看那一幕悲慘的笑劇。

車子迅速的駛上被蔚藍色的天空所俯蓋着的山崗。我看見那個老婦人拐奔向那個逃竄的孩子。

「老百姓的負担是無形的！……」笑聲在惡劣的顚簸中停止下來後，斜對面的一個公教人員模樣的人這樣說。

現在我們的車子又陷下去了。揹向粱桿去了。我在車後想起那個老婦人和孩子。……

「這條公路眞壞！」圍在車側的一羣人在談。

「你別看它壞，它還嘉獎過呢！」

「爲什麼？」那個操山東口音的說。

「主席來的時候說：『這兒的公路眞像柏油路！』還傳令嘉獎呢！」

「那可苦了老百姓啦！——不分晝夜的搶修！」他們兩個大概是車廂後邊的同鄉，兩個商人。

「那我們什麼也不要希望，只希望主席再到這兒來！」另一個外路人的口音說。或許就是那個戴瓜皮帽的商人。

人生活着——總是懷着希望的，那個外路口音的商人希望主席再到這兒來，我希望快快趕到前面去，我所希望的地方，那拐奔着的老婦人，希望什麼呢？那個逃竄的孩子希望什麼呢？那些瘦瘠失神的養路工人又希望什麼呢？……

註：×省公路局特別快車加票價百分之二十成的保險費，我不知道這是保險旅客免於無辜的犧牲而死呢？還是在規定的時間把旅客送到一定的站口？

老少校

下士

他傷感起來，我想不出安慰他的說話。在我的心底裏，正幻起雙重的悲哀，我哀痛着鷹兒，他一雙手不獨描摹過強寇的兇殘，他并且拿血骨阻過住敵蹄的橫流。「勝利」了，「勝利」所勝給他的只是一塊墓碑和庚着悲慘歲月的孤兒寡婦，他的血肉和白骨却堆起了別人的崇樓高閣！而表哥呢，他還在蒙昧地去灑他那未流完的血，擊領着妻子兒女，趕着曝屍塞外的旅程，我望着他們踏向前去，沒有力量把他們挽救，我黯然了。

「嗯！星文，你只顧嘮叨，表叔可餓了啦！」表嫂知道他的牢騷氣又在發作，怕我不耐煩，忍不住打岔了他的話頭，歉意地望着我。

「是呀，我也糊塗了。」他給表嫂的話提醒，先前的激動平息了許多，也歉意地說。「表弟！一別二十年啦，今天見了面，怎能叫人忍住不說?!……好吧，讓我們去喝杯酒再說。」

他站起身招呼我一同出去，表嫂吩咐姪女守住行李，便領着姪兒隨後跟來。

時間異常迫促，離開出發已經不到兩個鐘點。我們揀着車站對面的一家小飯館，胡亂叫兩隻小菜和一隻湯，燙了半斤黃酒，兩人便對酌起來。表嫂一心惦記着車上的姪女兒，又怕輪送車來了，行李來不及檢點，只吃完一碗乾飯，另外叫兩隻饅頭，便匆匆的回車去了。

喝了幾口熱酒，身上溫暖了許多，我突然生出了一種幻想，像對於他們的旅程發現一綫曙光似的，我把身側近他。

「表哥！你不可以退伍麼？」

「我也曾這樣想，可是遲了！」他把剩下的酒喝完，興奮地說。「表弟！你的好意我們是很感謝的。就和你所想的一樣，剛才我還在想着索性開他媽一個小差，我自問是一點無愧於國家的。可是，一想到這四口子的生活，馬上就把我纏住，眞的，連回家鄉的路費都沒有，怎樣走呢?!就像繩結一樣把我緊了，動也動不得啦！」

現實的環境把他牢牢的牽着，像一頭牛一樣隨着鼻繩的牽繩，走着他自已所不願走的道路。我迷惘在自已的幻想裏面，竭力想探尋那一綫曙光所發射出來的力量，然而我是失敗了，我茫然不知要說些什麼。

「表哥！環境是這樣，也只好見一步做一步吧。」我勉強地安慰着他。「……時間也不早了，表嫂在站裏可等急啦！」

大家默默的吃過飯，心頭漸漸覺得沉重起來。回到車站，只見東首的曠地上已經停放下九輛重型運輸車，人們雜亂地在擱送箱籠鋪蓋，一件件堆疊到車上；中隊負責人匆遽地往來指揮，高聲嘶喊，顯得異常忙碌；孩子們無知地在車旁和月台間上下跳，似乎爲離開了那冷污臭的徵車而歡欣；一片喧囂聲揚溢着貨棧月台，一直到停放運輸車的曠地上，幾輛先裝疊滿了的，人們便都蹲踞到行李上面，扯起領，籠着雙手，沒精打彩的在等候出發。表嫂肩上負着被包，一隻手提着箱子，氣喘吁吁的由人叢穿出來，見了我們便高聲催促，表哥應着便跳過月台急急向敞車那頭跑；我搶過去給表嫂卸下被包，把箱子一齊放上車去，然後又一同趕着去撒那其餘的東西，單剩下姪女一人在車旁守着。

當我們一齊把行李都放停妥，把表嫂和兩個孩子都扶上車以後，其他車輛也都裝載好了，引擎的聲音相繼響了起來。表哥呆呆的望着我，臉上由紅色轉成灰白，顯出了極度的緊張，兩頰的肌肉微微抽搐，眼睛朝上翻着已經蒙着一層薄薄的眼淚，他用力緊握住我的手，囁嚅地想說什麼，但却哽住了。我也……

他再不能支持，一顆溫熱的淚珠滴落我的手背上，他的嘴在蠕動，吐出低緩的聲音：「……表弟！……我永遠不會忘記你的說話！……」

運輸車已經開動，緩緩向站外駛出。他把握着的手緊了緊，大家同時道了聲「珍重！」，然後鬆開手搶前兩步跳上車去。表嫂蹲坐在行李堆上已經含着滿眶眼淚，一隻手揮着巾帕向我道別，兩個孩子也揚起小手失神地呆望着我，大家都被一種莫名的悲哀所籠罩，是酸楚的，我不自覺地也把右手揚了起來，兩條腿趣在車後走。運輸車便都加高了馬力，出了站門，接着「虎」、「虎」的向北駛去。我立住了腳步，揮着手目送他們，當那些運輸車漸漸向着北端的大斜角邊沿，捲起的塵土所遮沒的時候，我隱約的看見表嫂把那揚着的巾帕慢慢放到眼邊。……

一九四七。雙十節於滬

——完——

代郵

周三、淑子先生：有事奉商，乞示通訊處。

園丁